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呂相絕秦之辭

叔向論子產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馬援與楊廣書

朱浮與彭寵書

馮衍奏記鄧禹

李固與黃瓊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王粲爲劉荆州與袁譚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曹植與吳季重書

與楊德祖書

吳質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薛綜與諸葛恪書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遺殷浩書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報殷浩書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誠謝萬書

與吏部郎謝萬書

盧湛贈劉琨書

劉琨答盧湛書

邱遲與陳伯之書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
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
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

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鉦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
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
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脣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
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

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
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
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
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
之延而欲傲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

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
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
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歲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刑文王萬

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甬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

反乎磨室薊邱之

植植於汶篁

國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篠簜敷衍編町成篁以

篁與町對舉亦訓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

田也後人以篁訓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

自五伯已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

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

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

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

夫差弗是也賜之鸕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

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
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
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
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
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
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

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動之以利害死生榮辱

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

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

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

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

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

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

經史百家雜鈔卷之四書讀一

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

臯之兵也能見於天下

以上燕國內亂燕將之能已眾著

雖然爲公計者不如

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

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

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

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以上勸

或降齊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

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